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中國青年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期

我們的希望
怎樣打倒外力的侵略……敬雲
中國的分立運動……代英
救自己……代英
氣節……(容)
巨敵(小說)……雁冰

每冊大洋二分國內一元寄足五十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期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通訊處　上海辣斐德路一八六號但一君轉

我們的希望

「中國青年」現在已經出版到第四期了。

我們每次編輯「中國青年」，常挾有狠熱烈的希望。希望我們的精誠能藉這個小小的一個刊物，使青年們發生一些好的影響。

我們都是一般忙人，並不是閑着無事，來蹧蹋一些紙墨印工，出一些無聊的印刷品。我們雖然忙，我們仍要揀選我們力量所能做的最有益最有味的文章，來作這刊物的材料。這只是因為我們懷挾了很大的願望。

我們要提醒一般青年，要扶助一般青年。我們知道救中國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們要為這些青年掃除一切陳腐邪惡的空氣，指點他們最經濟最有效力的途徑。

但是我們編輯「中國青年」已經四期了。我們不能不懷疑究竟我們所做的，是不是正合一般青年之所需要，我們是不是有許多做錯了的地方。

第一 我們文稿所選的標準，是不是合當？我們的立論，是不是只顧了一方面，忘了別的一方面？我們所選的材料，是不是嫌太單調？是不是嫌太枯燥？是不是還不合於青年今天所需要的？

第二 我們的文字，是不是有許多不醒豁？不能有趣味？是不是用了許多一般青年看不慣的辭句與名辭？是不是還有許多別的弊病？

總而言之，是不是還不能十分引起一般青年的注意？還不能十分影響青年的思想與行為

？我們的缺點在甚麼地方？要用甚麼方法來補救？

我們一百二十分誠懇的，希望愛讀「中國青年」的人，不客氣的指導我們。便是很年幼的弟弟們，讀了這個小刊物，覺得有甚麼不滿意，覺得要怎樣的改良，亦要不客氣的寫信告訴我們。

自然我們的才力是太有限的。我們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定還有許多更有益而且亦更有味的稿子，要希望愛「中國青年」的好朋友，大家多多的賜給我們。「中國青年」是大家的。是大家為中國的青年，供給好的讀物的一個機關。

我們希望任何有益而有味的稿子。我們希望任何青年所作，或為青年而作的有價值的稿子。但是我們必須申明，我們的篇幅是太有限了的。我們不願登冗長的，或者人家看了全然無益的文字。我們總要漸漸的保證我們每篇文都值得青年們一讀，雖然我們說這句話，似乎太大膽。

我們還有一件希望，便是要請讀者的幫助，把這個刊物越散到一般青年中間去越好。我們這個刊物，越普遍到青年界，我們越可以希望他在青年界發生有效力的影響。這不是讀者幫我們，是讀者幫青年，而且是讀者幫中國。

怎樣打倒外力的侵略

敬雲

我上期說過中國現在的一切亂源是中國的不獨立，中國的軍閥是秉承列強意志摧殘民衆利益的最好奴僕，為爭我們的生存權，為打破現在的內亂與兵匪橫行的黑暗局面，我們須為

中國的獨立而戰。至於我們當用何方法以求中國的獨立呢，這是本篇所要討論的問題。

中國的內亂不僅是一內政問題，而且在國際上亦有複雜關係。外人百年來在中國所聚積的權利與其所冒的危險，他們所有的礦山，銀行，工廠，通商特權，優越地位；他們寄食於中國的人數之多(牧師，顧問，海關郵政鐵路雇員，新聞記者等等)與他們之賴掠奪中國以保存其帝國主義—比中國的幾個軍閥搜括聚斂的幾爲萬的家私，他的重要是大得多的。惟其如此，外國妨碍中國之獨立，比較軍閥強烈十倍。打倒的軍閥或者因搜括滿足，安於做富家翁，不欲爭一朝之勝負：而帝國主義則以侵略殖民地為其國家命脈所繫，必盡最後一息的氣力，壓平中國的暴亂。軍閥的勢力自元年以至現在，自袁世凱，段祺瑞以至吳佩孚，因內部分裂而逐漸薄弱，其實力決不能團結統一。至於外人在中國的勢力，自鴉片戰爭以來至現在，地在經濟，財政，政治與文化上有增無減，現在且高倡鐵路共管與長江聯合艦隊之議，欲以帝國主義的勢力代軍閥以直接統治中國。所以列強比本國軍閥為害中國更大，這是不容懷疑的。

但是中國人對於外力都有兩種謬誤觀念。一是因為要打倒軍閥求假外援。例如請公使團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稅務司扣留關鹽餘。一是認外交倚靠內政，中國受外人欺負之原因由於內政不良，內政清明，外交自然得手。所以此時應努力革命，不必做排外的運動。第一種的意見是崇拜外力，根本不明瞭外人只會幫助軍閥不會幫人民的觀念。此種祈求只是沮喪自己的革命精神，促進外力的干涉。第二種意見是不明瞭中國此時革命，非十八九世紀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可比。外人在中國已建樹了比軍閥更強大的勢力，賴軍閥的存在以維持。單打

軍閥是打不倒的，因爲在牠背後幫助牠的列强勢力的雄厚。我們單以打倒軍閥爲目標，只是寬縱了他們經濟侵略與財政侵略的發展與罪惡，結果只是爲他們預備取軍閥自代以直接共管的根基。試看租界的外人　縱容中國輿論攻擊軍閥　便是轉移中國人民的視線，叫他們不注意列强侵略的毒計。可憐一些只問內政不問外交的人民與革命黨，徒然縱外人播弄而不自覺，眼光短淺只看見軍閥的禍國，而不知主使軍閥的正是外人。此種偏畸的徒供外人利用的革命運動，對於國事絕無補救，只是坐視反動黑暗勢力之蔓延而無可如何罷了。

中國的革命運動，爲客觀環境所決定，天然是澄清內政與力爭外交同時並行，而尤注重在反抗外人的侵略。因爲要澄清內政，所以要打倒軍閥，因爲要力爭外交，所以要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方法是另一問題，此地不能詳論，但我們應討論的是怎樣打倒外力的侵略呢？

打倒外力侵略的方法，第一、須聯合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實力。國際帝國主義的存在會靠在國內壓迫本國勞動階級國外征服殖民地。國際帝國主義之發展，不是一民族所能阻遏的。被壓迫一民族或一階級起而反抗帝國主義，不得他民族之響應與同情，必不易成功。但如一民族的崛起而得他民族之援助，則全世界革命的火焰必使帝國主義者措手不及不能撲滅，其勢力之崩潰即在目前。所在我們打倒外力的侵略必須與東方的殖民地民族及西方被壓迫的勞動階級聯合，這樣最後的勝利終久屬於我們。

第二，須謀團結全國的勢力，隨時的指揮全國的羣衆，對外力的侵略作堅强的反抗，與施以有力的打擊。此種團結對於外人侵略各種形式與各種步驟，應隨時喚醒人民的反抗力，

組織人民做此種反抗運動。例如對鐵路共管，長江聯合艦隊與何東和平會議，牠應起而一致的攻擊，號召國人示威與抵制外貨，以爲反抗。牠應平時教育人民不要崇拜外人，倚賴外國，而要養成獨立自尊的，不畏強暴的心理。牠尤須平時有偉大的系統的組織與宣傳計畫，深入到各種羣衆之中心以謀煽動起國民革命的熱情。此種團結須如鐵般的堅實，須有軍隊的紀律，須有一貫的主張，須有不調和的精神，須有不避壓迫深入民衆的勇氣，須有領袖羣衆的行動實力與知識。我相信中國而有此種團結，以之應付外力的侵略勢必橫厲無前所向披靡。

第三，我不能不希望中國的青年學生了。他們應受政治的教育和訓練。中國的青年們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他們的活潑與勇氣，他們的少成見，[illegible]察事物眞相的氣質，都是使他們多負解放中國國民的指導責任。青年們不應受死板的課堂中歷史的教授，而應在實際社會中與報紙上去體驗，觀察外人待遇他們的同胞不平等的情形。他們應將自已的研究所得，貢獻自己的鄉里，應在各地散播仇恨外人壓迫的種子，使農民[illegible]通同組織起來以應當前之大敵。他們應參加各種反對外力與軍閥的政治行動。由此看來，中國青年學生們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以上三條不過是指出我們推翻外力壓制的方向。至於具體方法，還須得大家實行時才能討論。現在正是外力侵略中國最劇烈之時，中國的國民們，中國的青年們，快快覺醒過來，組織起來，抵制這樣橫蠻的侵略罷。

中國的分立運動

代英

南北之見

省見

法國因爲萊因河右岸及其附近有七千萬左右的德國人，而左岸只有法，比，盧森堡，亞爾薩斯勞倫的人總共不過五千萬，所以他在歐戰期間，便想要組織個萊因河的獨立國，使萊因河與德國分離，以減少他對德國的恐怖。不幸巴黎議和的時間，英美不肯這樣辦。法國處心積慮，要達到這個目的，一直到今日。

到了今日，再亦忍不住了。他亦顧不得道理，顧不得信義，他煽動了幫助了德國的分立黨，居然設立萊因共和國起來。

一國的廣大與統一，是鄰國擔憂的事。中國從前廣大而統一，故歐洲人說中國是一個睡獅；這正表明他們恐怖中國的心理。

他們亦要煽惑，亦要幫助，中國人的分立運動啊！他們始而鼓吹蒙藏人的獨立，繼而煽動我們南北的意見，再進而煽動我們各省相互間的意見。他們的通信社與報紙，常向我們作這種功夫。

居然有些人被他們煽動了。居然有些人認中國南北要分立，居然有些人認中國各省要分立。我們全中國國民，都是同氣連枝的骨肉兄弟。這十年雖然强奴欺主，有些不成器的軍閥，彼此自己爭鬥，可是他們是我們的仇敵，是我們共同的仇敵，我們豈有因他們的胡作妄爲，而認承我們有南北之見省界之見的道理？

這幾年有些軍閥，要兵士們拚死打仗，不要命的鼓吹南北或省界的意見，這種搖動國本的罪惡，眞是死有餘辜。亦有一些曲學阿世之徒，爲軍閥割據的便利，倡一些聯省自治的[illegible]

祿，謂得許多省分，既不歸北，又不歸南，挾其地位，以圖長久宰制一方，而一般人民，以爲只須他能保衛地方，便一切與以優容，這正是中國分立運動成功了的樣子。

中國青年社這次得了台灣一個青年的來稿，他說：

「親愛的全中國人民！

「我們一部分無智的台灣人，時常在福建一帶，忽視中國國權，倒行逆施，肆行無忌，實在妨害中國的安寧不小。近日又在廈門暴動，白日殺人，引起日本水兵上陸，這是何等可恨而可哭的事啊！

「但是這不是台灣人應負完全責任的罪惡。若是沒有日本站在後面指揮，無智的台灣人不會這樣的大膽，日本人要使台灣人不能對外結國際的聯合，尤其是要使台灣人和在歷史上地理上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不能親睦，這是他們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行兇的原因。

「親愛的全中國人民！你們是和我們處於一樣的壓迫之下。你們不但爲台灣人，並且爲你們自已，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意識上，起來打倒我們的仇敵啊！」

我們十分感謝這位台灣的青年。台灣是甲午之役，我們海陸軍不競，纔割給日本的。台灣人因爲不願離開我們，曾再三哀求那時的政府，後來又自立爲共和國，到被日本兵力壓迫，纔含羞忍垢的屈服於仇敵之下。我們不能救台灣人回復自由，我們對台灣的兄弟們，眞有不可贖的罪過啊！

日本人最要台灣人與我們生意見，然後使我們不願幫助台灣人，幸而台灣的靑年還不曾

忘記我們是骨肉兄弟啊！我們要共同打倒仇敵，我們反對一切的分立運動。台灣青年還記得反對分立運動，南北各省的青年，倒反忘了反對分立運動嗎？「我們處於一樣的壓迫之下。……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痛切意識上，起來打倒我們的仇敵啊！」

你看德國艾菲爾境內，有一分立派市長，爲農人從臥室中曳出，遊行全鎮，強其到處跪下發誓，以後決不有此叛國行爲。又一分立派市長，被農人剝去衣服，縛於樹上而痛毆之。愛拉夏貝爾有分立派四人，爲羣衆重毆，死二人，餘二人亦傷勢甚重。德國人是如何的痛恨分立運動啊！偏只有中國人，讓這種運動不痛不癢的這樣存在，這樣滋長，青年們！你們要爲國家打倒這些漢奸的邪說纔好。

從前唯也納會議的時候，奧相梅特涅，把意大利全境割裂成許多小國，於是意大利永受奧人的壓制。瑪志尼的少年意大利黨，便以力求意大利的統一爲職志。他的入黨誓辭說。「我獻我之一身，與我同胞共造一自由獨立共和統一之意大利，俾我全國人爲自由獨立之國民。」

聽罷！中國的青年！你們爲中華民族應當獻身做甚麼事呢？

救自己

代英

在我要離開成都的時候，在一個學校同學的送別會席上，聽了那個校長的演說，令我生無限的感想。我要說那一位校長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而且他的話，有一部分是因爲對於我的好意纔那樣說的。但是我只很願意他沒有說那樣的一些話，特別是他沒有對一般青年說那樣的一些話。我承認他的話是太不審慎，太不正確，太使一般青年迷惑了。

他說，人要爲社會做事，但是亦須要保養身體。他說他的一般早死的朋友——亦是我的朋友——都是因爲爲社會做事，沒有保養身體的原故。他主張人亦不要太貪求長命，不過總要活五十歲纔好。除這以外他還說了許多話。

我因爲聽不過這些牽强錯誤的話，亦仗着我和他的交情，當面就起來駁倒了他。人不應無故戕賊自已的身體，自然是應當的。但對於自已的身體，亦只能顧惜這多。誰敢擔保保養身體的人便要活五十歲？用甚麼法子知道要活五十歲纔好？我們爲社會做事，爲人做事，處處有牢獄死亡的危險，我們亦應當時時有牢獄死亡的預備。誰願得能活到五十歲不能？而且我要問，一個人縱然不爲社會做事，不爲人做事，便定能活到五十歲嗎？半夜裏起火會燒死。不防備的時候發水災會淹死。土匪軍隊打仗時候被流彈所打死。甚至於坐在屋裏，走在路上，屋頭落一塊瓦片，小孩子丟一塊石頭，打中了太陽窩，亦會被打死。我們不用再談發生了傳染症，或者被生番盜匪所襲擊的時候，無一時一刻沒有死的機會了。誰敢自信定能活到五十歲呢？

我不是說這個朋友說了幾句這樣的錯話，便怎樣的了不起；我想到全中國有許多很純潔很有希望的青年，每天在學校裏，都會常聽見他們所佩服的教職員，對他們說這一類荒唐錯誤的話。我能不爲一般青年的思想擔心，我不能不爲中國的前途擔心。

我決不希望教育普及。這些未成熟的，這些思想昏亂的，這些常常給學生許多大錯而特錯的教訓的教職員，遍滿了教育界；教育越普及越危險，教育越普及，中國的事越令人痛心絕望。

昨天接了一個女學校同學的一封信，他又給我一個這類的論證了。他說。

「昨天某先生向我們講，你們走路要重、說話要遲。古人說得好，剛毅木訥近仁。愛說話便是輕薄，好運動便不莊重，便是不仁，——不仁便是禽獸。」

大家聽啊！這都是甚麼？所謂「師嚴道尊」的「師」說的話，這都是他們給一般青年的教訓。全中國誰知道有多少青年男女，正在聽受這種教訓啊！

我那位朋友，是一位比較有名的人。那個女校，亦是一個比較所謂新的學校。但是都不過如此。還要說甚麼「教育爲立國之本」，這些白面書生，眞是善於騙人家的供養呢。

我只希望現在的青年，要注意救自己，要聯合起朋友來救自己。莫要以爲教職員教訓的，便一定有價値，教職員是常給些學生一些荒唐錯誤的教訓的。我們要多看各方面的書，多聽各方面的話，自己拿出一副眼光，來下一個判斷，不要讓他們欺騙了自己。

現在的教職員，除了一部分常給學生庸愚麻木的壞映像以外，有些是很活潑，然而思想還未成熟的。有些是讀了幾部書，然而思想很昏亂而籠統的。有些是有一點偏僻的習性，然而思想很怪誕執拗的。不要沒有經過一番估量，便胡亂的相信他們。他們實在很不可靠。

有個朋友，批評一處的女學校教育，他說：

「現在學校還是這樣的人——這樣思想頑固的人，當教師指導青年，把青年極可寶貴的光陰教以無用之學。（他們還教女生看性理書，習靜坐。）耗其精神，窒其聰明，使其養成一副籠統空泛的頭腦，完全不知事理、不知人類社會的關係，結果成爲社會的廢人。能不說是這般先生的罪過嗎？他們專教人以無當事理寬泛浮薄的文章，尋章摘句、作無

謂之呻吟，爲將來社會製造一般一無所知，一無所用，安坐而食之蟻皇上人，誤己誤人，眞正罪該萬死。」

青年們！看人家是怎樣迷惑你們，你們要力自振拔纔好啊！

你們要常估量你們教職員的指導與教訓。你們要不受迷惑，萬不可只是無條件的信從他們。我希望你們總莫忘了「救自己」纔好。

氣節　（容）

一班壞人不消說了，只有一班侮辱自己的個性利用流俗的心理，以博取好人的頭銜的那些「娼妓式」的好人，我們要注意排斥他，極力的排斥他！「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娼妓式的好人」，志向是可以爲外界的威權或物質引誘而變更的，他們可以抹殺良心說話，可以說讒造謠，爲他去求一個好人的名譽。

他們自稱相信某種主義，打着某種主義的招牌，但是他們做的事，全是「言行相背」，他們只圖短時間的掩人耳目。

要想中國好，壞人固不能讓他存在；「娼妓式的好人」，亦非除之務盡不可。

大家如果願做一個眞正的好人，至少要注意「氣節」，那便是說，要有始終不變的人格。這是做好人必要的條件。

有氣節的人，只曉得做他祇良心上應做的事，不知有一切威權，像中國以前的文天祥，方孝孺、左光斗……等，頭可斷，身可焚，甚至于十族都可夷，氣節是始終不變的。

人有了氣節，纔可以談做事，纔可以談相信甚麼主義。

巨敵 （一段神話）

沈雁冰

俄國 高爾該 Maxim Go rky著

這個世界是紅人和黑人拚死相爭的戰場。黑人所恃以征服全世界的武器，就是那永遠不死的野心——要使全世界人類都屈伏于威權而淪爲臣僕的野心。因爲他凶暴、貪婪，而且陰惡，他的黑勢力已經像一張極大的翅膀罩住了全世界，使人類發生無限的恐怖。他惟一的願望就是獨覇于世界；仗着黃金白鐵和說謊，他想征服全世界；如果上帝能夠幫助他擴張他的黑勢力，他也假意敬奉上帝。

他說的話是這樣：「一切都屬于我！我是威權——所以我就是人生的意識和靈魂，我是一切人類的統治者。誰想反對我，那他就是反對人生——他就有罪。」這個黑人就是古代傳說所稱住在山洞裏的毒龍。

紅人的實力卽在他對於自由的理智的光榮的生活之熱愛。他的健進不懈的精神，永遠放光明以燭照人生的黑暗；他放射五采絢爛的「美」的光波，堅毅而挑戰的「眞理」的烈焰，以及恬靜的「愛」的光線。凡他思想所到的地方，就升起了偉大的自由的火焰，烘烘地捲着一片紅光，包圍了我們這黑暗而盲目的大地，浴一切人類於快樂的好夢裏。

他的話是這樣：「世界是我們一切人的世界！凡人都是平等的。人人心的深處，有美的世界在：沒有一個人應該失望而自願爲威權的奴隸。應該沒有一個人是被奴隸的。誰也不該

征服誰——「為要弄權的緣故而握權，是有罪的」——。

這個紅人就是古代傳說所稱的聖喬治，他是屠斬毒龍的英雄，從遙遠的古代以來，他為了自由與美而努力，專殺那些惡的毒蛇。

一部人類生活史，就祇是這紅人和黑人——真理的戰士和詐欺的惡魔——間的戰爭史；牠（這戰爭）包辦了人世的一切苦樂，一切佳境，一切慘遇，——牠真是世界最可愛最豐富的一篇傳說。

在紅人和黑人之間，徘徊似的跳著一個小小的灰色人。他的惟一的嗜好，是一種溫暖的，吃得很飽，住得很舒服的生活；而且因為要滿足他這一點小慾望，他不惜作踐了自己的靈魂，正像一個饑餓的娼妓作踐牠乾枯的身體。任何人的使喚，他都願意受，只要給他吃飽，住得舒服，且不必勞心。至於喂養他的主人乃何等樣的人，他是不問的——野獸也好，人也好，白癡也好，天才也好。在他看來，所謂人生，不過是一面鏡子，在那裏頭，他只見有自己。他膠漆似的蟲黏附著人生，因為他兼有各種寄生物所特具的才能。他的靈魂是微暱的蜴蜥之宮，出名是「卑瑣」的，他的心是灰色的恐怖之家；他的願望是「多享樂些」，然而又憚於勞動；所以永遠是屈辱以求苟安，簡直沒有一絲剛氣。他的職業永遠是挑唆。

當黑人在戰事中佔了上風時，這個灰色人就乘風打刼的向紅人偷擲幾顆小石子，而且說道：

「你看，反動勢力正在蔓延呢！」

當自由與真理的戰士（卽紅人）似乎要露一露頭時，這個灰色人就對黑人說：

「你快警備呀，無政府黨在蠢動了！」

他只崇拜一句：「安分守己！」即使以全世界的精神死滅為代價，他還是崇拜「安分守己」！

聽了他的安分守己論，便苦了活人們的性命。

每當他看見那黑人們得有些倦了，他就插身在中間做「調人」，因而從中搗鬼。把雙方都欺騙了。

他十分卑順的走到黑人跟前說道：

「你要曉得，百姓猶如牛羊，需要一個殷勤的牧人。照我看來，現在這時候，正可再加上幾條絡頭的繩索。這樣，即使將來不得已而減少幾條繩索，然而因為已經加過，雖減亦等於不減。可是百姓們都因此得了滿足，不平之氣亦就消失了。須知紅人所恃的後援，就是百姓們的不平之氣；消百姓們的氣就是削紅人的勢力。所以請你把這件事交給我去辦罷——！我一定會辦好」。

於是這事就交給他辦了，他從中取利，就替自己挖算出一個溫暖的，吃得很飽，住得舒服的生活了。

黑人和灰色人聯盟之後，固然凶焰稍斂，但是更加冷酷，更加機械性了。而那紅人卻一天比一天的勇敢起來，因此灰色人又來對紅人說道：

「現在自然正是機會，可以一試，照我們的理想去改造生活。但是一下子就想得人人滿意是辦不到的。我們只好今天改革一點，明天再改革一點，慢慢的做去，最後總有使人人滿

意的一天。聽明人的大本領就在他的慎重考慮，一切都計算周到。如你能夠謹慎的做去：人一定會讓步的。託給我罷——我會狠巧妙的去和黑人交涉。」於是不論他得了紅人的委托也好，不得也好，總之，他就利用這機會，又替自己划算出了一個溫暖的，吃得狠飽，住得狠舒服的生活！

紅人那邊，經這灰色人一番搗鬼，也連累著減了幾分色彩，變得蒼白些了；而黑人的勢力乘機又展拓了些。人生由是又復歸於沉默和黑暗，奄奄一息的更呈死態。灰色人看着快意，自不必說。

灰色人受人驅使，雖然是拿工錢的時候多，但有時他竟肯白做，因爲他的目的在乎從中取利，本不單靠表面的幾個工錢，無論什麼事，他都會做。可是他並非眞能做事，——縱然有時似乎他眞在那裏做——不過挑唆搗鬼罷了。

這個卑陋的兩根舌頭的醜類，常常立於兩極端（紅人與黑人）之間，自私地阻止兩極端的各自發展。

有了他在中間作祟，於是人生就失却了鮮明的色彩，變成穢污的呆鈍的可厭的灰色。

這個灰色人橫在進化長途的中間，簡直拉住了已被時間宣告死刑的遺骸，阻止新人生的通過：所以他永遠是一切光明的自由的美的……：生活之巨敵！